

一只蚌的记忆

赵克明

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——题记

裹挟着滚滚浊水污泥，我在滔滔淮流中不停地翻腾。溃堤了，洪水如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，又如一条条巨蟒张牙舞爪，向着堤坡，向着农田，向着树木，向着村庄，向着羸弱如骷髅一般的土地。尚未成熟的庄稼被吞噬了，田垄上突兀的柳树被吞噬了，台子上的一摞摞低矮的茅屋被吞噬了……转瞬之间，淮堤以南的洼地成了水乡泽国，一切都淹没在浊浪之中。

没有惊恐，没有逃避，没有哀嚎，似乎早有预知，似乎无法逃避，似乎把所有的早已交给了天命。

一棵老槐树倔强地立着，它该是这一片洼地里的树王了，也许是村庄里最年长老人的爷爷栽下的，也许是他爷爷的爷爷栽下的，显然已成为一个地标。它的枝干已被洪水淹没，顶冠也几乎被淹没，仅剩梢端的枝叶在竭尽全力抗争，只是这种抗争是怎样的徒劳。

一头牛在浪尖上挣扎，挂着蒿草、树枝等杂物的两只角在艰难地晃动着，嶙峋的脊背在水面上耸起又沉下。看来，它是想拼命地往岸上游，可是岸在哪里呢，一望无际的只有浑黄的水流，它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，它只能无望地在水中挣扎，挣扎，一直挣扎到无力动弹，任由一道道浪头裹挟着它，最终堕入了汪洋之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

城西湖军垦岁月



丰收图



水鸟天堂

一扇木板在水面上旋转漂移着，上面坐着一个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的老人，他的双手紧搂着一个瞪着好奇眼睛的婴儿。洪水中的木板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？有没有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会把他们救起？真的不得而知。只见那扇木板越漂越远，远到只有一个小黑点，远到模糊在视线中……

那是1938年6月，日寇铁蹄犯我中原，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敌人西进，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堤，致使黄河侵淮，沿淮一带泛滥成灾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被溃堤的洪水卷入临淮的洼地。

二

又见洪水，是1950年夏季。

一场特大暴雨使淮水暴涨，王家坝告急，润河集告急，正阳关告急，临淮再一次变成水乡泽国，村庄被淹，交通断绝，蛇鼠乱窜。

和十几年前不同的是，在翻滚的洪流中，一只只民船迎着浪浪穿梭于村庄之间，当地的干部带领党员们逐村挨户排查，组织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。随即，那些从洪水中逃生的人们，领到了政府送来的雪白馒头和米面，病人还得到了远道而来的医疗队的及时救治。洪水退后，干部们就日夜以继日地奔走在满目疮痍的泥土上，帮助灾民重建家园，修房，补苗，播种。

一份灾情电报呈到北京，放到了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办公桌上。一代伟人落泪了，他挥笔在一页信笺上写下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八个遒劲的大字。开国总理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务会议，他深情地说：“老区人民在战争期间，响应党的号召，上去那么多人，流了那么多血，出了那么多烈士，我们应该支持他们！”

于是，一支浩浩荡荡的治淮大军开赴沿淮一带。汽车、轮船、牛车、马车、独轮车，甚至肩挑背驮，人们像当年支援解放军渡江战役一样，纷纷把治淮工程所需的物资运送到淮岸边，从东北，从华东，从华南。

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，一声声劳动号子响彻淮滨。防洪体系、除涝体系、灌溉体系、蓄水体系、机电排灌体系，筑堤、修堤、涵闸、建泵站，所有的民工与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一个心愿，保淮水畅通，保沿淮安澜。

阻拦淮水上游山区雨水的三峡兴建起来了，王家坝水利控制工程完工了，堪称淮河“三峡工程”的临淮岗大坝修起来了……一直狂野的淮河，变得驯服了，如同淮堤上一只只低头吃草的温顺的小羊羔。

也就是在这热火朝天的治淮战役中，我被悄悄移入了淮滨大型湖泊——城西湖，开始了安闲怡乐的生活。

三

睡梦中也没有想到，我的水宫城西湖成了一个历史的印记。

1966年，偌大的城西湖又一次热火朝天起来，两个师的军人，十万名的民工，在湖畔举行了一场会战，筑围湖隔堤，筑军民隔堤，筑桥梁、道路……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诞生了一个军事化的农场。

静卧在涟漪粼粼的排水沟里，我惊叹于人力所创造的奇迹。

春天里，一垄连着一垄的麦苗，释放出鲜艳的绿，无边无垠，直逼你的眼睛，微风拂过，舞动着一轮一轮的绿波；夏天里，弥望的是灿烂的麦穗，黄中透着亮色，暖风一吹，如跳跃的金子一般；麦收之后，大豆苗很快就茂盛地生长起来，又是一片绿色的海洋，在滚滚暑浪中，散发着阵阵凉爽。传说巧手的织女能织成祥云般的巨毯，人说善丹青的妙手能绘会迷人的巨画，而眼前的这一切，都是真切切切的，鲜活活活的，能让你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彩屏。

最壮观的是收割时节。桥上桥下，堤上堤下，湖内湖外，到处都是身着绿军装的年轻人，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绿军车。麦子和大豆收割后，现场用机械脱粒，然后由战士们装车，运到湖上县城部队粮库里去。年轻人有的就是活力，军

人有的就是精气神，此起彼伏的歌声，此伏彼起的号角声，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……若不是置身其中，你一定会疑心这里在拍一部大片。

让人眼睛一亮的是，在无数黑脸膛的军人中间还活动着一群皮肤白皙的青年男女。据说，他们来自北京，是首都清华、北大两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，不远千里到这儿学军、学农，进行社会实践。火热的生活感染着这些男女孩子，生活的火热也很快在他们白皙的皮肤上镀上一层黧黑，让他们变成了另外一种美，一道别样的风景线……

军垦20年，成果喜人。据统计，共收获粮食3亿多公斤呢，这在那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的年代该是多么惊人的数据啊！不仅如此，部队对当地的工业、商贸、路桥、医疗、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融洽了军民关系，演绎了多少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历久弥新，至今还散发着甜甜的味儿呢。

当然，城西湖周边百姓也为军垦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，但正因为有这种奉献和牺牲，城西湖的故事才更撼动人心，才积淀成一种值得传承的文化。

我，一只老蚌，虽只是一个尚有自保之虞的旁观者，但每每忆起，总会心潮澎湃。

四

城西湖是围垦还是还湖，一直颇有争论，这个争论在改革开放之后终于有了定论，而且是一锤定音。

1986年4月，新华社一位记者的采访稿受到中央高层重视，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“特为民请命”，又一位伟人，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”邓小平亲笔批示——“围垦部队应尽快撤出”。

作为蚌类家族的一员，我是欢欣鼓舞的。熟悉我们蚌类的都知道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，新鲜水经过鳃的时候，就同血管中的含碳酸气的血液进行气体交换，把氧气输送到血液中，污水就随着水流从排水孔流出。还湖对我来说，当然是天大的好事。

其实，还湖对周边的老百姓也是福音。围垦增加了堤外村民防涝排灌负担，尤其是削弱了湖泊水体对周围环境的调节作用，破坏了区域生态平衡，还切断了县城人民饮用水的主要水源。要求还湖，也是湖畔老百姓的心声。

毕竟，当年围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还湖已是民意所向，新时代所趋。

波光潋滟的城西湖真的是一个人间天堂。春夏季节，伫立垂柳间，湖面时隐时现，明灭不定，或摆动一下素手，或闪过一柳媚眼，好似一个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女子，半藏在帘帷中，又好似一个调皮的孩童在和你捉迷藏，忽而东，忽而西，隐隐能听到他咯咯的笑声，但却不知道他到底藏在何处。秋冬时节，站在湖边，她便大大方方地接近你，展示自己的素净或华美。时而一身淡妆，素面朝天，颀颀的微波缓缓荡漾，轻轻地，柔柔地，如同一个闺中女子悠闲地梳理着飘逸的绿云，又如一位娴静的少妇慈爱地抚摸着襁褓中的婴儿；时而艳妆浓抹，华彩焕然，夕阳与晚霞在浪尖上跳动，打鱼船与采菱船在波浪间起伏，整个的湖面是个动感十足的大舞场，像广场舞，更像华尔兹。这时的城西湖也最有层次感，近处很浓，温婉如碧玉，涟漪极深；远处淡而明，闪闪烁烁，如新开的铜镜，更远处则迷迷茫茫，如梦如幻，与天边融为一体，像极了大画家笔下隐隐约约的写意画。

宽阔的城西湖向当地人民一样，以宽阔的胸襟接纳生物万类。芦苇、荻柴、蒲草在这里摇曳，菱角、芡实、莲藕在这里生长，野鸭、雁鹅、鸳鸯在这里嬉戏，迁徙的大雁在这里歇脚，各类水鸟在这里漫游……由于湖区水草、水藻丰茂，适宜鱼、虾类生长，城西湖也就成了有名的天然渔场，青鱼、草鱼、鳊鱼、鲢鱼、鳙鱼、黑鱼、鳊鱼、鳊鱼、面鱼、银鱼、洋虾、螃蟹，应有尽有。如今，银鱼、洋虾、还有芡实等，都作为土特产，不只是远销全国，而且飘洋过海呢。

身在城西湖，我惬意，我骄傲，我自豪。

五

历史进入了新时期，中国从积弱积贫到站起来，富起来，强起来，美丽中国已从蓝图逐步变为现实。

城西湖以她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景观和独特历史印记的人文底蕴，吸引着县城的居民和曾与她因际缘会的人们。在享受自然的今天，工作了一天的市民，步出钢筋丛林，徜徉在这景色宜人的湖畔，放松自己的身心；在风行寻根的今天，当年千里迢迢支援治淮的老者带着儿孙们来了，当年在城西湖围垦的战友组成回访团来了，当年在城西湖进行社会实践的清华、北大学子也从海内外来了。

城西湖正梳理新妆迎接远近的客人。

湖畔沿岗河景观带已经兴建，垂柳依依，彩灯闪烁，画廊焕然；环湖景观带和水上景观设施正在兴建之中，时日不久一个开放式亲水公园将让人们大饱眼福。岸边柳丝披拂，水边荷花嫣然，湾汊芦荻萧萧，湖中碧波荡漾，水面画舫闲游，游鱼嬉戏其间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若移舟淮畔城西湖的话，一定会重吟“与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

到那时，应建一个高规格的“城西湖纪念馆”，将记录展示新中国治淮的历史，记录展示城西湖的变迁史，记录展示沿淮人民几十年来的奋斗史。纪念馆的主题——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我自己呢，也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用余生孕育一颗璀璨的大珍珠，然后用我这只老蚌与珍珠一起做成一个标本，放在展馆的始端，再写上一行文字——一只蚌的记忆。

注：本版资料图片由赵兢提供；风光图由张玉良摄影



采菱实



城西湖倩影

茶坊

繁傍霍邱县城西侧的城西湖，虽形成年代比较久远，面积也相当的大，是杭州西湖的好几十倍，但在新中国诞生之前，一直名不见经传。

历史上，城西湖也多次经历过民垦和官垦，均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，宣告失败，没有给世人留下多少印象。60年代，南京军区和地方政府。先后抽调两个师的兵力，地方组织10万民工，携手并肩苦战7个春秋，围垦造田17.8万亩，其中军圩12.5万亩，民圩5.3万亩，在一望无际的荒滩上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农场，创造了人间奇迹。从此，城西湖声名鹊起，在南京军区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军垦期间，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、上将许世友，多次莅临考察调研，留下佳话，也为城西湖增添了荣光。

早在1953年秋，著名作家孔厥、袁静来西湖区体验生活达半年之久，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《淮上人家》。1954年春，上海电影制片厂组织在《淮上人家》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演员铁牛、白穆、高博、丁然、冯、演员家黄淮等来西湖区体验生活4个月，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，学到了真经。艺术家们的到来，终于把城西湖搬上了银幕，使之在中华大地上展露头角，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。

1986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，考虑综合因素，顺从民意，尊重自然，趋利避害，毅然决定退垦还湖，受到霍邱人民的热烈欢迎。城西湖退垦还湖后，疏通了出水渠道，减少了涝灾，解决了水源污染问题，方便了城乡居民用水，恢复了自然生态。春夏时节，湖面烟波浩渺，鸥鹭野兔翔集，大块水面被菱角、芡实和芙蓉等覆盖得严严实实，绿意盎然，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观光、采摘、垂钓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诗文和精美的画。

2019年春夏之交，霍邱县委政府为了整修环湖大道，抽干了湖水，组织机械，加班加点，昼夜施工，时至深秋，修通了环湖大道，拆除了违章建筑，对大部分路段进行了硬化绿化，部分路段修了护坡和步道，铺上了花砖，面貌焕然一新。待环湖大道全部硬化后，将重新开放放水，恢复城西湖碧波荡漾的风貌，在继续发挥养殖、灌溉等功能的同时，也为城乡居民提供一处钟意的休闲场所，与杭州西湖、扬州瘦西湖、颍州西湖等媲美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驻足流连，观光拍照，吟诗作赋，留下美好的记忆。

随着霍邱县城功能的日益完善，周边景区升级改造，假以时日，霍邱城西湖这位“藏在深宫人未识”的俊俏姑娘，一定会揭去朦胧的面纱，给世人一个惊艳，一朝成名天下知。

更正

由于工作不够细致，在上一期《皖西日报·文旅周刊》刊发的《长征先锋·百将之师》一文中，红二十五军长征前后的人数有误，正确的数字应该是：出发时是2980多人，结束时是3400多人。在此，谨向广大读者致歉。